

挽

WAN

着

ZHUO

春风

CHUN FENG

行

XING

走

ZO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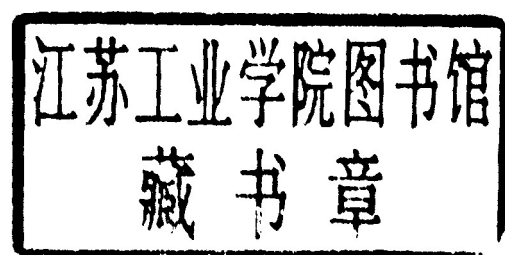
中国文联出版社



◎陈俊勉 著

挽着春风行走

陈俊勉著



好句子扑面而来 ——诗集《挽着春风行走》序

罗长江

诗之所以为诗，就在于它通过语言这一基本手段，对生活进行拆卸、省略、组装、着色，呈现诗意的独到感受，表达心灵化的现实和现实的心灵化。用一位新诗评论家的话说，诗歌语言一般不屑理会通常的语言习惯和规范，而是通过对日常语言和文学作品语言进行过滤、加工、更新，使后者陌生化，成为日常语言和文学作品语言的加强形式，成为最高水平的语言。便有了“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诗句，令人们对创作态度如此严肃和执着的那些古今诗人肃然起敬。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摆在那儿，一摞中国古代诗歌作品选摆在那儿，举凡经典之作，除却凸显其它特色之外，则无一不在炼字炼句上苦下功夫。即便是自由体的新诗，同样因了好句子而让我们牢牢记住诗人，如顾城的“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如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

我是因了俊勉君诗集《挽着春风行走》的触动，有感而发说下这些话的。凡熟悉俊勉君者，皆说他是个老实人。为人老实自然好，为文太老实未必就是好事了。一部小说、一部电视连续剧如果没有矛盾，没有悬念，没有起伏，没有波谲云诡、峰回路转，谁愿意一集一集陪着往下看？“文喜看山不喜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在一首以抒情为主的新诗里，无论构思、立意还是语言，倘若没有一点令人怦然心动的东西，缺乏诗意的新鲜感，有谁会乐意味同嚼蜡地读这种诗呢？

谢天谢地，好在老实人俊勉君——为文为诗一点也不老实。展读他之诗作，好句子扑面而来，令我不时眼前一亮。

——他写一声粗暴的雷鸣，将一片青瓦从老屋的椽子上惊恐落地，“从此老屋成了患风湿病的老人”。椽子上的瓦片给雷声震落固然是诗人的想象，而瓦片掉地后留下的空缺，则肯定会导致屋漏；住过老屋的人们大多有过屋子漏雨的经历，一经诗人把老屋比作患风湿病的老人，该会唤起几多青苔般潮润而苍老的记忆啊！

——他写“昔日的山村土路/被几头膘肥体壮的铁公牛/追赶得无影无踪”，出语俏皮而寓于情趣，巧妙地回避了公路代替了土路的庸常表达。

——他写村子东头，“草垛镇定自若/像一介前朝元老”。草垛作为诗人们眼中的南方乡村景象，出镜率并不低。但像俊勉君这么写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寥寥两笔，诗意盎然而传神。

——他写故乡的小河，“一年又一年 隔着/薄薄的乡愁 我用熟悉的方言/喊出故乡的疼痛”。用“方言喊出故乡的疼痛”一句，读来亲切而清新。

——他写自己民族的火把节：“一片片行走的舌头/伸展 卷曲/把天空的额头和/星星的眼睛/舐得发亮”；“沉睡亿年的芙蓉龙/在火光里复活/腾空舞蹈”；“美丽的三公主/在典籍中深居浅出/不曾老去 在火焰上/行走千年”。诗人用拼接的手法，将节庆活动中伸展、卷曲的火把，被游神的人们抬着前行的三公主雕像，以及沉睡于地下亿万年的芙蓉龙化石之类富于地域特色的风情、风物，经过“陌生化”处理而成为叠印式的诗的意象和感觉。

——他写家乡的民歌：“民乐中 野草使劲喊疼/马桑树儿 头枕一片/月光 梦中的鸿雁/遥遥无期”；“阳光的脚步 踩响/澧水的细腰”；流动的旋律汇成三月的河水，“一只鸟儿吐出芬芳/一朵桃花 撞开/春天的门扉”。借助于拟人化和通感手法，为读者开启了认识和感受桑植民歌的新视角，进而生出不同的韵味儿。

——他写郁水河畔，“自由散漫的芦苇被下午的时光/节节摁住”。一个“摁”字几多传神！而将“自由散漫”赋予芦苇，看似信手拈来，却是格外贴切而生动。

——他写傍晚时分的丽江古城，“一袭长裙/岁月的路口 时针/沿着额头 旋转千年”，

感觉已属独特；而“远处 雪山玉龙腾飞欲止/几匹红马踩碎一地绿光 一只鹰/缓缓托起暮色的静寂”，画面所勾勒的特定意象，让人掩卷之余仍久久挥之不去。

——他写汶川大地震：“生命的草茎任由死亡的镰刀/割断血脉 所有的悲哀从四面八方/向一个方位淹没”。震惊中外的汶川大地震过去几年了，当时举国同悲的情形仍历历在目；回首铺天盖地的同类题材作品，恐怕唯有诗歌才会驱遣这样一种“加强方式”的语言，给人留下不一般的深刻印象。

——他写农民工：把“足迹和辛酸从一个工地切换到另一个工地”，“在淡入淡出的画面上/你从枕头下/总是小心打开母亲慈祥的微笑”；“在城市的夜幕下/思乡的伤口/一寸寸扩散”。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是深深的体恤和关切，是手足般的悲悯情怀。

——他写自己在盘山公路上遇到的一群身穿裙衣的女子，“那一闪而过的白/多像一个人的乡愁”。该是何等纯美且惆怅微生的一番意境啊！

等等，等等。

而且还发现，俊勉君有意将一些时尚元素式的新语汇带进诗歌写作。如：“512 内存/为几张表情腾出小小的空间/等待一场艺术的曝光”（《郁水河畔》）；“我的吞吐量太大/而内存太小/必须不停地储存和删除”（《黑板》）；“湘鄂渝边区的坐标系上/不可忽略的一个点/磨合 GDP 和坐标线最大值的交汇”（《桑植》），等等。这些入诗的新语汇或许不一定都很妥帖，包括收入这部作品中的诗作质量或许不都很平齐，个别诗句似有意象重复的情形，等等，但它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对作者不甘平庸的写作态度报以足够的微笑和鼓励。俊勉君写诗时间并不长，却有颇为清醒的自觉追求，致力写属于自己独有的感受、写属于自己发现的诗美、写属于自己捕获的意象和锤炼的诗句，这一点恰恰最为可贵最为难得。文学创作最忌平庸，最忌拾人牙慧，最忌大路货，这类人哪怕写一辈子，也只不过是给文字废品站做点贡献而已。希望无疑寄托在总想把诗写得不流俗、总想写得不同凡响乃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人身上，他们中免不了有欠斟酌、欠妥帖的时候，但只要锲而不舍，不断学习和开悟，自然而然会逐步臻至化境的。

高尔基打过一个比方：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不可能飞得鹰那么高。如果把前者比作鹰，后者比作鸡，那么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甘平庸的前者，渴望的、从事的是一种充满审美愉悦和创作快感的创造性劳动；甘于平庸的后者，从来就满足于人云亦云、了无新鲜感的克隆式制造。诗歌写作的天空下，只有那些充满创造欲望、志存高远又孜孜以求者，才可望成为搏击云海、啸引长空的苍鹰。

是为序，并与俊勉君共勉。

2012 年 3 月 16 日于张家界

（罗长江，男，国家一级作家，原张家界市政协副主席，现为张家界市文联主席，张家界市作家协会主席，湖南省作家协会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出版有文学、文化著作 15 种。）

人生的炼境

王成均

俊勉兄的诗集《挽着春风行走》即将出版，嘱我写序。我恐然接受，不为别的，就为二十年的交情。

人的一生，有几个二十年，谁也无法估算，没有一个人会精确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生，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死，除非是神仙。二十年的交情，二十年的生命相望，二十年的惺惺相惜，都是因为文字。我是先文学后新闻再材料最后是文学新闻材料大杂烩，而俊勉兄是先新闻再公文后文学最后是公文和文学并重。我们肩上都怀着一种铁肩担道义的赤诚。

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朋友，工作上的、生活上的、生意上的、玩耍上的……，而有一种朋友是可以生命相托的，那就是知己知音。我和俊勉兄可以算是这种。我们因文学而结缘，因文学而相知，最后因文学而生命相托。俊勉兄有两个女儿，皆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我有一个女儿，尚在小学读书，每每见之俊勉兄女儿，我就有一种父辈的关怀和责任感，而俊勉兄更不用说。我与俊勉兄曾一同参加张家界市作协举办的黄石寨文学笔会。我把9岁的女儿也带上，可她老缠着我，诉说爬山之累，非要背不可，我为磨炼其意志，悄然前行。美丽的风景让我忘了做父亲的责任。我没有想到，我的女儿从俊勉兄身上找到父辈的感觉，累而忘忧。俊勉兄一边用笑话故事逗女儿忘记疲惫，一边观察女儿精神状态。当他看到我的女儿实在走不动，毫不犹豫将她背在背上负重前行，看到女儿倚在俊勉兄背上的坦然，我内心大震，一种此人可生命相托的感觉油然而生。

俊勉兄和我属一个乡，同饮一条水，同沐一缕春风。我们的精神家园是共同的。我们是农民的后代，我们的血液里流淌着相互的自卑和谦恭，我们只想与人为善，待好每一个人，在和平共处中不受到伤害。我们融入桑植这个县城，我们是满足的，我们是感恩的，一个农民儿子对社会对大家对祖国的感恩是真诚的，我们只有一腔真情流露于文字间，把自己的人生感悟，经历的忠孝礼义荣辱晒给大家。我们怀着赤裸的心用文字撕裂生活和人性，把生活的美和人间的情留在人世问。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想用自己的一份执著托起社会文明的传承。

俊勉兄写诗晚，他能把精神寄托于诗，是受陈颢弟的影响。亦师亦友的陈颢弟不仅带出了周明、李德雄，又带出了俊勉兄。我感到文学薪火相传的精神，感觉到了俊勉兄的身上写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他的诗歌中更好地得以体现。

俊勉兄的诗是以情见长。在他的诗里，一份对家乡对亲人对社会的情弥漫字里行间，他的情是真真切切的，这正如俊勉兄的为人。诗是用来养心的，心健康则生命健康，生命健康则精神健康。读俊勉兄的诗，你也许读不到黄钟大吕，读不到慷慨悲壮，而读得到温情脉脉，读得到生命呢喃。文学的风景千万道，俊勉兄走出了自己的风格，找到了自己的特色。

说实话，俊勉兄送给我的打印诗集，我只读了多半。每天的琐事让我很少有时间静下来读完一本书，我感受到我生活在浮躁中的悲哀。我的心时时刻刻跳动着爱文学的情，而我不再是单纯的文学人，而是肩上背负着家庭、社会的责任，我相信俊勉兄亦是如此。人的生命往往肩负着多种角色，一个人在人生旅程中只扮演一种角色，很难很难。

我们为人为文的过程，其实也是诠释人生的过程。我相信俊勉兄和我一样，不想用一本书一篇文章改变社会改变一个人，可真诚地希望用一本书一篇文章影响一个人影响社会某个侧面。

人生有地狱，炼狱、天堂三种境界。我和俊勉兄只想用一个农民儿子的喜和爱，友善社会，报恩祖国，养活家人，希望用文字留给人间一份温馨，我想这种境界应该是炼境。愿俊勉兄的文学之路越走越宽。

2012年3月22日匆草于养心读书吧

（王成均，男，青年作家，张家界市桑植县文联副主席，出版有《刘梅日记》《桑植红军村的故事》等多部文学作品，获得过“冰心文学奖”、团中央“五个一”工程奖等文学奖项。）

目 录

序

好句子扑面而来 /罗长江

人生的炼境 /王成均

第一辑：触摸亲情的温度

农民工

鸟

陪母亲摘玉米

母亲独守空巢

当我握住母亲的手

生日

父亲

故乡的山 故乡的土地

老屋

老井

那些灰麻雀

回乡

故乡的小河

草垛

老家的房前屋后

第二辑：穿透时光的记忆

快乐包裹

小小幸福

新旧交替之间的一场雪

岁末 我听到了春天的声音

忽略

让我们记住这些闪光的名字

火把节

五月的眼泪

深切地怀念

红军团长

走近烈士墓地

刘家坪

谒贺仕道就义遗址

二十六年的距离

桑植

民歌

风景

那些爱“色”的人

JMZ

举镜头的靓女

张桑公路

帅乡路

第三辑：时间深处的感悟

浪花

时序是一根金属链条

我匆匆行走在四季的路上

夏雨来临

怀想夏天

雨中的感动

一棵小树

竹席

梨花

鸽子花

这些春天的新娘

生命之旅

献血

与味蕾有关的抒情诗（三首）

知识的殿堂（组诗）

木炭

蝉

我是一只卑微的蜘蛛

致高考落榜者

有些事物……

无题

权力

我是受伤的钞票

越轨

灯光剪影

启明星

友情

人生最后的行姿

第四辑：守望玫瑰花园

那一个字

那三个字

你是一道数学题

如果

口香糖

两颗星

两条山涧

中秋望月

一枝走失的玫瑰
毛巾
窗户
包心菜
向日葵
星空邮路
打开一扇窗
母爱
爱
凝望那一扇闪着荧光的窗

第五辑：挽着春风行走
新年第一天 在黄石寨寻找诗意
解读梅家山
迎恩寺
澧水之源
郁水河畔
丽江古城
含鄱口
遵义
黄果树瀑布
泰山爱身崖
谒白居易墓
平遥汉槐
峰峦溪
百年紫藤
平头界
柳阳溪的春天
酝酿
新城
科赛桥

第六辑：评论
评《农民工》 /谭仲池
心灵靠前 诗歌靠后 /陈 颀
寻找诗歌的原色和本真 /向延波
在春风中歌唱 /钟 锐
读诗 读人 /覃 琳

后记

第一辑 触摸亲情的温度

农民工

用心磨快刀锋
忍痛割断亲情的脐带
搁置贫困的日子
把致富的梦和对新生活的渴望
潦草地装进行囊

在霓虹灯闪烁的背景里
命运的摄像师不停按下快门
把你的足迹和辛酸从一个工地
切换到另一个工地

在淡入淡出的画面上
你从枕头下
总是小心打开母亲慈祥的微笑

在城市的夜幕下
思乡的伤口
一寸寸扩散

鸟

故乡的村庄
有一片茂密的林子
鸟儿们常在那里聚会——
唱歌 练琴 吊嗓子

不知是哪一天
刮来一阵西北风
家乡的鸟儿们 能飞的
都扑翅飞走了
飞入繁华的都市
栖息水泥钢筋的大森林
剩下几只老弱病残
独守故乡的枯枝

我真担心啊
那些远走高飞的鸟
岂能预知自己的命运
我仿佛看到有一伙猎人

在暗处布设陷阱
一些鸟便成为笼中之物
而另一些鸟因水土不服
渐渐失去了光泽
被水泥钢筋的尖利枝条
撞得头破血流
陪母亲摘玉米
麻利的动作
似乎跟她的年龄
不太相称
只是背明显驼了
两鬓裹满风霜
母亲 一把农具
从一棵玉米移向另一棵
稻草人 一年四季与母亲一同
看守三分薄地
修长的豆角
躺在竹篱笆的怀里 享受
阳光的馈赠
昏暗处 知了
悠长颤抖的声音 源自
另一个世界
击疼我的心事
山塘对岸 低矮的土丘
祖父 祖母
还有父亲
已在浓荫下沉睡多年
八十三岁的母亲
二十二年的孤寂
一粒星火 一生的疲惫
母亲用勤劳
燃起生活淡淡的炊烟
如今 母亲仍旧
用断续的回忆和起早贪黑
打发晚年
用药品和劳动结算病痛
时光流逝
母亲已慢慢老去
陪母亲摘玉米 看见她
风烛残年的身影
一张弓压住我的头顶
忧伤 一丝一缕
填满我的内心
瞬时 泪水已盈满眼眶

母亲独守空巢

过完农历旧年
跟母亲住在乡下的弟弟
决定南下福建
那颗期盼一夜致富的心
在母亲的担忧中
被哐当哐当的夜行火车
带向未知的远方

八十三岁的老母亲
她单薄的身影
和墙壁上的父亲相互照应
有空时就说话
和母亲朝夕相处的
还有三只下蛋的老母鸡
一只敬业的小黄猫

母亲起早贪黑 一日两餐
饮食一天比一天简单
宁心宝和心血胶囊必不可少
由我从县城定期送回
母亲多像一个听话的孩子
不吃零食 准时吃药
呵护心脏正常运转

一台半旧的 19 英寸电视机
寄托了母亲全部的精神生活
山塘边的三分菜地
是她每天最大的活动空间
每当我拨响老家的
那台无线电话 话未出口
心已揪得很紧很紧

当我握住母亲的手

当我握住母亲的手
触摸母亲贝壳一样僵硬的手背
我想起了故乡那条河
槌衣棒叩击青石板的节拍里
闪动母亲矫健的手臂

当我握住母亲的手

触摸母亲沟壑纵横的手背
我想起了故乡崎岖的山路
紧紧攥着母亲的手 我一步一步
告别愚昧 走向知识的殿堂

当我握住母亲的手
触摸母亲刻下岁月沧桑的手背
我心里流着泪 淌着血
是我挥霍了母亲勤劳的一生
汲干了母亲的美丽

沿着母亲河的源头
我走出大山 走出了故乡
如今 母亲博大的河床
不再绽放美丽的浪花 母亲的手
永远失去了青春活力

而不管我走到哪里
永远走不出母亲慈爱的视线
那只随风飘游的风筝
总有一根细细的线
攥在母亲粗糙而炽热的手心

生 日

今天 我的生日——
母亲苦难的日子
生日的酒杯盛满母亲的泪水
母亲啊 我是你血液中
汨汨流淌的疼痛
为了催生一粒生命的种子
你将眼泪一滴一滴
种进肚里

两百七十个日日夜夜
我吮吸你的快乐 生长你的痛苦
守候成两泓含笑的泪
是你温馨博大的河床承载我
流淌不息的生命之水
是我放荡不羁的浊浪冲撞你
百孔千疮的河堤

如今母亲身子佝偻
满头霜雪 唯有无私的母爱
时时碰撞我的心怀

父 亲

一棵草是卑微的
一生抬不起头
连风也不让它挺直腰杆
一个乡下人的方言
在城市一隅
偶尔探出卑微的脑袋

我的父亲是卑微的
卑微得像一棵草
像一棵草的父亲
是被生活一天天压弯的
弯得抬不起头来
比一棵草更轻

一个仲秋的早晨
父亲倒下了
枕在一片绿草之上
大地做了他温暖的被子
父亲安详地睡着
风也唤不醒他

父亲沉沉地睡了
而世界仍醒着

故乡的山 故乡的土地
故乡的山是父亲的脊背
承载千钧压力
铸就不屈的性格
故乡的土地是母亲的胸怀
田野掀起的层层麦浪
是她心中翻滚的喜悦
山与土地浑然一体
联成一个地老天荒的誓言
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
用一个轮回的联袂
共同编织故乡美丽的梦幻

老 屋

一声粗暴的雷鸣

迫使一片青瓦
从老屋的椽子上
惊恐落地 从此老屋
成了患风湿的老人
老屋老了
父亲和老屋一样老了
父亲说趁早给老屋
挪个地儿
父亲和请来的工匠
小心翼翼地卸下老屋
支离破碎的身体
在向阳的坡地下
父亲找到一块风水
给老屋的灵魂
安了个新家

老 井

我的祖辈 以扁担和容器
为运算符号 在故乡那口老井的
演算台上 用一辈子的光景
重复演绎生命的运程
父亲已追随他的父亲而去
唯有那担水的木桶
仍飘着淡淡的油桐香味
高高挂在我记忆的陶缸边
我在梦里看到了父亲
父亲仍担着两只油漆杉木水桶
匆忙走过七月流火 老井
蜷缩在柳树的浓荫里
裸露着岁月的斑驳

那些灰麻雀

那些穿灰布土衣的麻雀
可是母亲的远亲 收获季节
总能见到它们忙碌的身影
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
躲在一旁窥探母亲忧伤的年成
而我怎样看都觉得它们
像村里长嘴舌的多事婆
把满肚子的坏水从村头泼到村尾
而它们满腹的心事我心知肚明
不是探望我年迈的母亲
不是祭奠我天堂里的父亲

而是伺机叼走阳光下的一粒金黄

回 乡

狭窄的土路耍着孩子般的淘气
我在前面走一步
它就在脚后跟使劲浇一把泥
冷不防还绊我一跤
一头大黄牛和它卑贱的命运
被咬满岁月汗渍的棕绳
紧紧捏在老农的掌心
这是多年前
我回老家的一幕
不久 当我面对同一片山水
稻秧正在扬花吐穗
凉风送来泥土和牛粪的气味
几只粉蝶在草丛上下翻飞
一群灰雀掠过我的头顶
昔日的山村土路
被几头膘肥体壮的铁公牛
追赶得无影无踪

故乡的小河

一条河 一面千年魔镜
曾照过多少尘世沧桑
收留多少古老月光
一轮明月已被天空取走
月光的碎片被河流
带向远方
那些生活的淤泥 流沙
日夜流淌的喧哗
已被岁月过滤 沉淀和结晶
成为经久不愈的伤口
一年又一年 隔着
薄薄的乡愁 我用熟悉的方言
喊出故乡的疼痛

草 垛

村子东头
草垛异常平静
风集结而来
发出挑衅的尖叫
试图撕咬它

却无从下口

草垛镇定自若
像一介前朝遗老
高深莫测
凭借一棵树的力量
苟延残喘

威严的面孔
遮掩不住
内心的孤独和恐惧
大地的深绿
草垛窥而不动

老家的房前屋后
老家的房前屋后
沉睡着一些我曾见过
或陌生的亲人 房子的西头
屋后的山坡 躺着祖父陈广召
祖母谷南芝和父亲陈功汉
他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
老实本分 与土地结缘
一生未曾走出大山
最终都在病魔的纠缠中
像一片干枯的树叶 把苍老的身体
交给了脚下贫瘠的土地

老屋门前 隔着窄窄的村道
睡着伯父陈功选 他刚成年的孙子
在沿海打工 乘坐长途汽车回家的途中
因一起车祸命归黄泉 曾经的弟媳
也在他乡务工 孩子短暂的花季
因缺失母爱而加速枯萎 侄女临终前
不断地呼唤着母亲 不肯瞑目

沿着村道 再过几条田埂
就是进村的山口 伯母李青芝
侄女陈群 一老一少遥遥相望
在两块水田之间沉沉地睡着
可以听到彼此的鼾声

还有一些亲人是我不认识的
他们是祖父以上辈分的老人

我叫他们太公太婆 或老太公老太婆
逢年过节 我会领着妻子和女儿
备好香纸香烛 来到老祖宗的坟前
和他们说几句话 叩几个头

老家的房前屋后 那些沉睡的亲人
虽不开口说话 却未曾离开过我们
临近除夕或清明 都会从酣睡中苏醒
站着整齐的队伍 领走一叠
冥币和淡淡的思念